

王陽明傳習錄
中卷

王陽明先生傳習錄卷中

語錄(二)傳習錄中

德洪曰。昔南元善刻傳習錄於越。凡二册。下册摘錄

先師手書凡八篇。其答徐成之二書。吾師自謂天下是朱非陸。論定既久。一旦反之爲難。二書姑爲調停兩可之說。使人自思得之。故元善錄爲下册之首者。意亦以是歟。今朱陸之辨。明於天下久矣。洪刻先師文錄。置二書於外集者。示未全也。故今不復錄。其餘指知行之本體。莫詳於答人論學。與答周道通。陸清伯。歐陽崇一。四書而謂格物爲學者用力日可見之地。莫詳於答羅整菴一書。平生冒天下之非詆。推陷萬死一生。遑遑然不忘講學。惟恐吾人不聞斯道。流於功利機智。以日墮於夷狄禽獸而不覺。其一體同物之心。饒饒終身。至於斃而後已。此孔孟以來。賢聖苦心。雖門人子弟未足以慰其情也。是情也。莫見於答聶文蔚之第一書。此皆仍元善所錄之舊。而揭必

有事焉。即致良知功夫。明白簡切。使人言下即得入手。此又莫詳於答文蔚之第二書。故增錄之。元善當時洵洵。乃能以身明斯道。卒至遭奸被斥。油油然惟以此生得聞斯學爲慶。而絕無有纖芥憤鬱不平之氣。斯錄之刻。人見其有功於同志甚大。而不知其處時之甚艱也。今所去取。裁之時義則然。非忍有所加損於其間也。

答顧東橋書

來書云。近時學者務外遺內。博而寡要。故先生特倡誠意一義。鍼砭膏肓。誠大惠也。

吾子洞見時弊如此矣。亦將何以救之乎。然則鄙人之心。吾子固已一句道盡。復何言哉。復何言哉。若誠意之說。自是聖門教人用功第一義。但近世學者。乃作第二義看。故稍與提掇緊要出來。非鄙人所能特倡也。

來書云。但恐立說太高。用功太捷。從生師傅。影響謬誤。未免墜於佛氏明心見性。定慧頓悟之機。無怪聞者見疑。

區區格致誠正之說。是就學者本心日用事爲間。體究踐履實地用功。是
多少次第多少積累在。正與空虛頓悟之說相反。聞者本無求爲聖人之
志。又未嘗講究其詳。遂以見疑。亦無足怪。若吾子之高明。自當一語之下。
便瞭然矣。乃亦謂立說太高。用功太捷。何耶。

來書云。所喻知行並進。不宜分別前後。即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之功。
交養互發。內外本末。一以貫之之道。然功夫次第。不能無先後之差。如
知食乃食。知湯乃飲。知衣乃服。知路乃行。未有不見是物。先有是事。此
亦毫釐倏忽之間。非謂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。

既云交養互發。內外本末。一以貫之。則知行並進之說。無復可疑矣。又云。
工夫次第。不能不無先後之差。無乃自相矛盾已乎。知食乃食等語。此尤
明白易見。但吾子爲近聞障蔽。自不察耳。夫人必有欲食之心。然後知食。
欲食之心。即是意。即是行之始矣。食味之美惡。必待入口而後知。豈有不
待入口。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惡者邪。必有欲行之心。然後知路。欲行之心。

即是意。即是行之始矣。路岐之險夷。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。豈有不待身親履歷而已先知路岐之險夷者邪。知湯乃飲。知衣乃服。以此例之。皆無可疑。若如吾子之喻。是乃所謂不見是物。而先有是事者矣。吾子又謂此亦毫釐倏忽之間。非謂截然有等。今日知之。而明日乃行也。是亦察之尙有未精。然就如吾子之說。則知行之爲合一並進。亦自斷無可疑矣。

來書云。真知即所以爲行。不行不足謂之知。此爲學者喫緊立教。俾務躬行則可。若真謂行即是知。恐其專求本心。遂遺物理。必有闕而不達之處。抑豈聖門知行並進之成法哉。

知之真切篤實處。即是行。行之明覺精察處。即是知。知行工夫。本不可離。只爲後世學者。分作兩截用功。失卻知行本體。故有合一並進之說。真知即所以爲行。不行不足謂之知。卽如來書所云。知食乃食等說。可見前已畧言之矣。此雖喫緊救弊而發。然知行之體。本來如是。非以己見抑揚其間。姑爲是說。以苟一時之效者也。專求本心。遂遺物理。此蓋失其本心者。

也。夫物理不外於吾心。外吾心而求物理。無物理矣。遺物理而求吾心。吾心又何物邪。心之體性也。性即理也。故有孝親之心。即有孝之理。無孝親之心。即無孝親之理矣。有忠君之心。即有忠之理。無忠君之心。即無忠之理矣。理豈外於吾心邪。晦菴謂人之所以爲學者。心與理而已。心雖主乎一身。而實管乎天下之理。理雖散在萬事。而不外乎一人之心。是其一分一合之間。而未免已啓學者心理爲二之弊。此後世所以有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之患。正由不知心卽理耳。夫外心以求物理。是以有闕而不達之處。此告子義外之說。孟子所以謂之不知義也。心一而已。以其全體惻怛而言。謂之仁。以其得宜而言。謂之義。以其條理而言。謂之理。不可外心以求仁。不可外心以求義。獨可外心以求理乎。外心以求理。此知行之所以二也。求理於吾心。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。吾子又何疑乎。

來書云。所釋大學古本。謂致其本體之知。此固孟子盡心之旨。朱子亦以虛靈知覺爲此心之量。然盡心由於知性。致知在於格物。

盡心由於知性。致知在於格物。此語然矣。然而推本吾子之意。則其所以爲是語者。尙有未明也。朱子以盡心知性知天。爲物格知致。以存心養性事天。爲誠意正心修身。以夭壽不貳。修身以俟。爲知至仁盡聖人之事。若鄙人之見。則與朱子正相反矣。夫盡心知性知天者。生知安行。聖人之事也。存心養性事天者。學知利行。賢人之事也。夭壽不貳。修身以俟者。困知勉行。學者之事也。豈可專以盡心知性爲知。存心養性爲行乎。吾子驟聞此言。必又以爲大駭矣。然其間實無可疑者。一爲吾子言之。夫心之體。性也。性之原。天也。能盡其心。是能盡其性矣。中庸云。惟天下至誠。爲能盡其性。又云。知天地之化育。質諸鬼神而無疑。知天也。此惟聖人而後能然。故曰。此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。存其心者。未能盡其心者也。故須加存之之功。必存之既久。不待於存。而自無不存。然後可以進而言盡。蓋知天之知。如知州知縣之知。知州則一州之事。皆已事也。知縣則一縣之事。皆已事也。是與天爲一者也。事天則如子之事父。臣之事君。猶與天爲二也。天之

所以命於我者。心也。性也。吾但存之而不敢失。養之而不敢害。如父母全而生之子。全而歸之者也。故曰。此學知利行。賢人之事也。至於殀壽不貳。則與存其心者。又有間矣。存其心者。雖未能盡其心。固已一心於爲善。時有不存。則存之而已。今使之殀壽不貳。是猶以殀壽貳其心者也。猶以殀壽貳其心。是其爲善之心。猶未能一也。存之尙有所未可。而何盡之可云乎。今且使之不以殀壽貳其爲善之心。若曰。死生殀壽皆有定命。吾但一心於爲善。修吾之身。以俟天命而已。是其平日尙未知有天命也。事天雖與天爲二。然已真知天命之所在。但惟恭敬奉承之而已耳。若俟之云者。則尙未能真知天命之所在。猶有所俟者也。故曰。所以立命。立者創立之。立如立德立言立功立名之類。凡言立者。皆是昔未嘗有。而本始建立之。謂孔子所謂不知命。無以爲君子者也。故曰。此困知勉行。學者之事也。今以盡心知性知天爲格物致知。使初學之士。尙未能不貳其心者。而遽責之以聖人生知安行之事。如捕風捉影。茫然莫知所措其心。幾何而不至。

於率天下而路也。今世致知格物之弊。亦居然可見矣。君子所謂務外遺內。博而寡要者。無乃亦是過歟。此學問最要緊處。於此而差。將無往而不差矣。此鄙人之所以冒天下之非笑。忘其身之陷於罪戾。嗶嗶其言。其不容已者也。

來書云。聞語學者。乃謂即物窮理之說。亦是玩物喪志。又取其厭繁就約。涵養本原數說。標示學者。指爲晚年定論。此亦恐非。

朱子所謂格物云者。在即物而窮其理也。即物窮理。是就事事物物上求。其所謂定理者。也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。析心與理而爲二矣。夫求理於事事物物者。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。求孝之理於其親。則孝之理。其果在於吾之心邪。抑果在於親之身邪。假而果在於親之身。則親沒之後。吾心遂無孝之理歟。見孺子之入井。必有惻隱之理。是惻隱之理。果在於孺子之身歟。抑在於吾心之良知歟。其或不可以從之於井歟。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歟。是皆所謂理也。是果在於孺子之身歟。抑果出

於吾心之良知歟。以是例之。萬事萬物之理。莫不皆然。是可以知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。夫析心與理而爲二。此告子義外之說。孟子之深闢也。務外遺內。博而寡要。吾子既已知之矣。是果何謂而然哉。謂之玩物喪志。尙猶以爲不可歟。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。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。吾心之良知。即所謂天理也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。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。致吾心之良知者。致知也。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。格物也。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。合心與理而爲一。則凡區區前之所云。與朱子晚年之論。皆可以不言而喻矣。

來書云。人之心體。本無不明。而氣拘物蔽。鮮有不昏。非學問思辨。以明天下之理。則善惡之機。眞妄之辨。不能自覺。任情恣意。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。

此段大畧。似是而非。蓋承沿舊說之弊。不可以不辨也。夫問思辨行。皆所以爲學。未有學而不行者也。如言學孝。則必服勞奉養。躬行孝道。然後謂

之學。豈徒懸空口耳講說。而遂可以謂之學孝乎。學射。則必張弓挾矢。引滿中的。學書。則必伸紙執筆。操觚染翰。盡天下之學。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。則學之始固已。即是行矣。篤者。敦實篤厚之意。已行矣。而敦篤其行。不息其功之謂爾。蓋學之不能以無疑。則有問。問即學也。即行也。又不能無疑。則有思。思即學也。即行也。又不能無疑。則有辨。辨即學也。即行也。辨既明矣。思既慎矣。問既審矣。學既能矣。又從而不息其功焉。斯之謂篤行。非謂學問思辨之後。而始措之於行也。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。謂之學。以求解其惑而言。謂之問。以求通其說而言。謂之思。以求精其察而言。謂之辨。以求履其實而言。謂之行。蓋析其功而言。則有五。合其事而言。則一而已。此區區心理合一之體。知行並進之功。所以異於後世之說者。正在於是。今吾子特舉學問思辨以窮天下之理。而不及篤行。是專以學問思辨爲知。而謂窮理爲無行也已。天下豈有不行而學者邪。豈有不行而遂可謂之窮理者邪。明道云。只窮理便盡性至命。故必仁極仁。而後謂之能窮

仁之理。義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。仁極仁。則盡仁之性矣。義極義。則盡義之性矣。學至於窮理至矣。而尙未措之於行。天下甯有是邪。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爲學。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矣。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。則知知行之合一並進。而不可以分爲兩節事矣。夫萬事萬物之理。不外於吾心。而必曰窮天下之理。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爲未足。而必外求於天下之廣。以裨補增益之。是猶析心與理而爲二也。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。雖其困勉。至於人一己百。而擴充之極。至於盡性知天。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。良知之外。豈復有加於毫末乎。今必曰窮天下之理。而不知反求諸其心。則凡所謂善惡之機。眞妄之辨者。舍吾心之良知。亦將何所致其體察乎。吾子所謂氣拘物蔽者。拘此蔽此而已。今欲去此之蔽。不知致力於此。而欲以外求。是猶目之不明者。不務服藥調理以治其目。而徒俛俛然求明於其外。明豈可以自外而得哉。任情恣意之害。亦以不能精察天理於此心之良知而已。此誠毫釐千里之謬者。不容於不辨。吾子

毋謂其論之太刻也

來書云。教人以致知明德。而戒其即物窮理。誠使昏闇之士。深居端坐。不聞教語。遂能至於知致而德明乎。縱令靜而有覺。稍悟本性。則亦定慧無用之見。果能知古今。達事變。而致用於天下國家之實否乎。其曰知者意之體。物者意之用。格物如格君心之非之格。語雖超悟。獨得不踵陳見。抑恐於道未相脗合。

區區論致知格物。正所以窮理。未嘗戒人窮理。使之深居端坐。而一無所事也。若謂即物窮理。如前所云務外而遺內者。則有所不可耳。昏闇之士。果能隨事隨物。精察此心之天理。以致其本然之良知。則雖愚必明。雖柔必強。大本立而達道行。九經之屬。可一以貫之。而無遺矣。尙何患其無致用之實乎。彼頑空虛靜之徒。正惟不能隨事隨物。精察此心之天理。以致其本然之良知。而遺棄倫理。寂滅虛無。以爲常。是以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。孰謂聖人窮理盡性之學。而亦有是弊哉。心者身之主也。而心之虛

靈明覺。即所謂本然之良知也。其虛靈明覺之良知。應感而動者。謂之意。有知而後有意。無知則無意矣。知非意之體乎。意之所用。必有其物。物即事也。如意用於事親。即事親爲一物。意用於治民。即治民爲一物。意用於讀書。即讀書爲一物。意用於聽訟。即聽訟爲一物。凡意之所用。無有無物者。有是意。即有是物。無是意。即無是物矣。物非意之用乎。格字之義。有以至字訓者。如格于文祖。有苗來格。是以至訓者也。然格于文祖。必純孝誠敬。幽明之間。無一不得其理。而後謂之格。有苗之頑。實以文德誕敷。而後格。則亦兼有正字之義在其間。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。如格其非心。大臣格君心之非之類。是則一皆正其不正。以歸於正之義。而不可以至字爲訓矣。且大學格物之訓。又安知其不以正字爲訓。而必以至字爲義乎。如以至字爲義者。必曰窮至事物之理。而後其說始通。是其用功之要。全在一窮字。用力之地。全在一理字也。若上去一窮字。下去一理字。而直曰致知。在至物。其可通乎。夫窮理盡性。聖人之成訓。見於繫辭者也。苟格物之

說而果即窮理之義。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。而必爲此轉折不完之語。以啓後世之弊邪。蓋大學格物之說。自與繫辭窮理大旨雖同。而微有分辨。窮理者兼格致誠正而爲功也。故言窮理。則格致誠正之功。皆在其中。言格物。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。而後其功始備而密。今偏舉格物。而遂謂之窮理。此所以專以窮理屬知。而謂格物未常有行。非惟不得格物之旨。并窮理之義而失之矣。此後世之學。所以析知行爲先後兩截。日以支離決裂。而聖學益以殘晦者。其端實始於此。吾子蓋亦未免承沿積習。則見以爲於道未相脗合。不爲過矣。

來書云。謂致知之功。將如何爲溫清。如何爲奉養。即是誠意。非別有所謂格物。此亦恐非。

此乃吾子自以己意揣度鄙見而爲是說。非鄙人之所以告吾子者矣。若果如吾子之言。甯復有可通乎。蓋鄙人之見。則謂意欲溫清。意欲奉養者。所謂意也。而未可謂之誠意。必實行其溫清奉養之意。務求自慊。而無自

欺然後謂之誠意。知如何而爲溫清之節。知如何而爲奉養之宜者。所謂知也。而未可謂之致知。必致其知如何爲溫清之節者之知。而實以之溫清。致其知如何爲奉養之宜者之知。而實以之奉養。然後謂之致知。溫清之事。奉養之事。所謂物也。而未可謂之格物。必其於溫清之事也。一如其良知之所知。當如何爲溫清之節者。而爲之無一毫之不盡。於奉養之事也。一如其良知之所知。當如何爲奉養之宜者。而爲之無一毫之不盡。然後謂之格物。溫清之物格。然後知溫清之良知始致。奉養之物格。然後知奉養之良知始致。故曰格物而後知至。致其知溫清之良知。而後溫清之意始誠。致其知奉養之良知。而後奉養之意始誠。故曰知至而後意誠。此區區誠意致知格物之說。蓋如此。吾子更熟思之。將亦無可疑者矣。

來書云。道之大端。易於明白。所謂良知良能。愚夫愚婦。可與及者。至於節日時變之詳。毫釐千里之謬。必待學而後知。今語孝於溫清定省。孰不知之。至於舜之不告而娶。武之不葬而興師。養志養口。小杖大杖。割

股廬墓等事。處常處變。過與不及之間。必須討論是非。以爲制事之本。然後心體無蔽。臨事無失。

道之大端。易於明白。此語誠然。顧後之學者。忽其易於明白者而弗由。而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爲學。此其所以道在邇而求諸遠。事在易而求諸難也。孟子云。夫道若大路然。豈難知哉。人病不由耳。良知良能。愚夫愚婦與聖人同。但惟聖人能致其良知。而愚夫愚婦不能致。此聖愚之所由分也。節目時變。聖人夫豈不知。但不專以此爲學。而其所謂學者。正惟致其良知。以精察此心之天理。而與後世之學不同耳。吾子未暇良知之致。而汲汲焉顧是之憂。此正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爲學之弊也。夫良知之於節目時變。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。節目時變之不可預定。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。故規矩誠立。則不可欺以方圓。而天下之方圓。不可勝用矣。尺度誠陳。則不可欺以長短。而天下之長短。不可勝用矣。良知誠致。則不可欺以節目時變。而天下之節目時變。不可勝應矣。毫釐千里之謬。不